

鷲峯林學士文集

百二十八

和書門			
二〇六四三	五九	一〇三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二〇六四三	和書
一〇三	冊架
五九	函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0643
冊數	103 (44)
函號	205 163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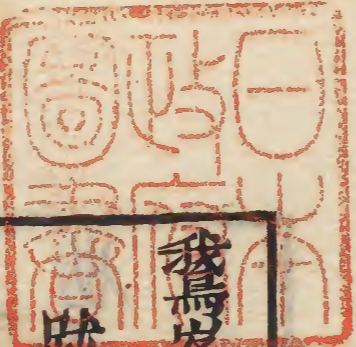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鷺峯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一百二

淺草文庫

感興詩考跋

右感興詩考一小冊唯抄纂古訓而無新意或謂徒
勞筆而無益不如不為之愈乎將應之曰此詩先儒
之註解精而詳也若加新意則為贅疣而已我年老
懶於記臆故置之格上為一席講辨之小瀾非敢為
補於人也今既終筵則可入反古堆中然亦不忍棄
擲之淮一敝帚云 癸丑七月十日

鷺峯先生文集

卷第一百二

七

本朝言行錄跋

本朝言行錄四冊依侍從河內守源忠明之請所新纂也昔朱文公作宋朝言行錄而小學舉嘉言善行二篇今名其書而分二類皆倣其例也桑華異域之隔古今人物之品雖不相同然聊有言行之可取則不可以人廢其言又不可以賤廢其行故雖不克終者不舍焉雖卑下之人亦不漏焉一讀之間不可誣也 癸丑仲秋

補點白氏文集跋

白集行於本朝尚矣樂天存時吾邦之人入唐者既寫之歸朝古本偶有會昌年中跋者可以證焉菅江兩家各加訓點然全集有點者幾希想夫秘而不出遂至於絕傳乎先考元和戊午之年加朱於那波氏刊本全部而未得舊本寫點者四十卷定知菅江流傳之餘也其三十一卷未遑補點而藏於家塾以授余也近歲新刊本出全部有點雖未細見恐有妄作之誤乎我常有補點之志然以非急務故延歲不果猶癢處不倩爪欲罷不能自壬子之春以副本一

部_レ果_レ待_レ生_レ田_レ植_レ暇_レ日_レ口_レ授_レ加_レ點_レ而_レ復_レ寫_レ諸_レ家_レ本_レ至_レ癸
丑_レ之_レ冬_レ畢_レ三_レ十_レ一_レ卷_レ於_レ是_レ合_レ部_レ七_レ十_レ一_レ卷_レ有_レ訓_レ悉_レ備_レ
亦_レ是_レ日_レ課_レ餘_レ力_レ之_レ積_レ漸_レ得_レ其_レ効_レ之_レ一_レ也_レ先_レ考_レ有_レ言_レ曰_レ
官_レ家_レ古_レ點_レ優_レ而_レ艷_レ也_レ禪_レ徒_レ點_レ鄙_レ而_レ澁_レ也_レ然_レ則_レ如_レ余_レ所_レ
點_レ亦_レ不_レ免_レ俗_レ陋_レ之_レ失_レ故_レ每_レ卷_レ記_レ年_レ月_レ姓_レ名_レ以_レ識_レ別_レ之_レ
不_レ敢_レ妄_レ混_レ舊_レ點_レ使_レ後_レ讀_レ者_レ知_レ舊_レ優_レ新_レ陋_レ之_レ異_レ亦_レ一_レ幸_レ
也_レ嗚_レ呼_レ戊_レ午_レ者_レ余_レ初_レ生_レ之_レ年_レ也_レ今_レ五_レ十_レ六_レ年_レ之_レ後_レ補_レ
先_レ考_レ之_レ素_レ志_レ抑_レ爲_レ微_レ孝_レ之_レ終_レ乎_レ果_レ其_レ爲_レ僭_レ踰_レ之_レ罪_レ乎_レ
唯_レ使_レ子_レ孫_レ知_レ我_レ老_レ而_レ猶_レ不_レ空_レ送_レ居_レ諸_レ則_レ足_レ矣_レ

癸丑十月九日

論語諺解補跋

書曰考_レ作_レ室_レ既_レ底_レ法_レ厥_レ子_レ乃_レ弗_レ肯_レ堂_レ矧_レ肯_レ構_レ我_レ家_レ論
語諺解先_レ考_レ底_レ法_レ余_レ以_レ微_レ力_レ幸_レ畢_レ堂_レ構_レ雖_レ不_レ堪_レ幹_レ父_レ
之_レ蠱_レ庶_レ幾_レ弗_レ棄_レ基_レ者_レ乎_レ自_レ庚_レ戌_レ之_レ春_レ至_レ癸_レ丑_レ之_レ冬_レ漸_レ
積_レ之_レ力_レ不_レ爲_レ不_レ久_レ也_レ不_レ半_レ塗_レ而_レ廢_レ可_レ免_レ汝_レ畫_レ之_レ責_レ乎_レ
就想_レ先_レ考_レ自_レ十_レ七_レ八_レ讀_レ論_レ語_レ初_レ使_レ朱_レ註_レ廣_レ行_レ於_レ世_レ故_レ
二_レ十_レ篇_レ常_レ在_レ胸_レ中_レ其_レ諺_レ解_レ如_レ泉_レ之_レ流_レ出_レ而_レ諸_レ說_レ之_レ取_レ
舍_レ如_レ辦_レ金_レ塊_レ且_レ有_レ所_レ發_レ明_レ有_レ所_レ輔_レ翼_レ可_レ謂_レ作_レ室_レ之_レ梓

材也如余所補則不然唯和解字面之趣舐先儒之
糟而已乃是樸鹽之勤而豈加丹雘之美哉齡既近
耳順縱開講席猶可難終半部則全部之諺解亦賢
乎已况遂繼述之微志乎延寶元年癸丑冬十月桂
盈之後三日弘文院學士林恕跋

新點元氏長慶集跋

元白之生同時比肩其集行于本朝亦如連璧白集
者官家博士加點既久矣今猶有誦之者如元集則
未披閱者或有焉可謂一闕事也曾聞一條帝命紀

齊名點元集辭之而不肯以齊名之才不應詔則其
難讀解可知也然或公宴之題摘出其句或朗詠之
集標舉其詩則其破膽炙亦可知也往歲界副本一
部於賀璋暇日口授新點未畢其半會璋北征而輟
今秋璋歸又起筆及仲冬全部六十卷補遺六卷遂
終編之功而使璋寫諸家本併白集同其匣以比雙
璧微之若有靈則散遺恨乎然鴉墨漫汚美玉匪帝
愧齊名而結微之幽憤乎散恨與結憤姑舍是唯
始學詩文者易讀解則為執簡駢字之一助乎

癸丑仲冬

南史跋

南史八十卷自季夏之半至仲冬之初一覽塗朱全
部終功江左四姓推移以各史見之則如春夏秋冬
以南史括之則如一年包四時也歷數總一百七十
年收拾於八十卷之中延壽之史才不亦多乎余向
既見沈蕭之編姚氏二書知興亡之大槩今讀李氏
之史識習俗之變化而人物之始末地理之形勢亦
粗臆記焉想夫宋齊梁陳其祖各有過人之量故不

失乘運之機然皆抱心上之刃無仁愛之心而至骨
肉相叛君臣互疑其不一統南北亦宜也偶有梁武
假仁亦信佛之蔽果招太禍為下者倣上之所為是
以雖非無豪才生於其間未能致至治之化而起儒
風變習俗乃知所以南朝為偏霸與胡狄並立者職
此之由也若有同志者余亦可與言史已矣

癸丑十一月四日

古硯銘跋

中華古硯一面銘曰端產之靈又有石眼之可證則

可謂奇右且印刻子瞻二字謂之東坡先生文房一
具不亦可乎歷六百星霜隔萬里風浪傳自異域來
於本朝其珍藏之良有以也 癸丑十二月

聖賢像帖跋 松平大和守直矩求之

羲農黃帝繼天立極堯舜禹王執中授受湯王應天
革命文王開基武王繼述周公制禮樂孔子不得其
位而道不行于時折衷六經為萬世之師顏孟聖而
樂曾子傳道而思孟得其統周子尋不傳之緒二程
發明表章張為同志之友邵特有自得濂洛道南

歷楊羅李至朱文公集諸儒大成斯道永存嗚呼十
一聖十三賢摸於一帖之中仰於千載之下可畏之可
敬之庶幾莫做尋常丹青之看而景慕之端尊崇之
意自是而推之也 癸丑十二月

塾生半百律詩卷跋

嘉平十四夜攢也捧一詩卷來前日昨夜與同僚四
五輩揭十題賦四韻律詩起酉半至寅半而五十三
首成願賜批評南塾老奇之與北塾主相議加批了
優者六次者五其次者四而於優者中其一其二者

攢得之悅而退時甲某曰五十餘首之內優者次者
纔十五則所益爲少一夜不睡精力可衰膏油可減
溪藤可惜霜兔殺盡硯滴凍合則所損爲多不若飲
一盃酒容一榻軒乙聞之曰鄙哉汝之言也我所思
則異於此李巨山一夜百詠千古美談也管公一刻
二十律一時高才也今區區塾生一夜五十律多見
其不知量也胡盧捧腹其言未了丙罵之曰甲避乙
退維冬之嚴窗之破風之寒霜之凜肌之冷手之龜
人皆擁爐火抱衾裯縮頭足痛脰脰之時也且塾主

之臥以半夜爲限過此而猶不交睫開雅席不覺漏
籌之沈至東方之明聽烏啼鷄唱不思華胥之遊眼
如猫如魚不入黑甜之鄉乃是塾主精勤之餘延及
諸生者乎曾聞慕石鼎聯句者一夜五字對偶至五
十韻猶以爲多況於五十篇律詩哉是不奇也孰可
爲奇也勤而不懈則百詠亦可以期也兩塾主所以
教而不倦其在茲乎若令世上譚舞飽飲博奕漫談
以夜換晝之輩聞之則攢眉彈爪乎彼輩任他自此
輩視彼則可憐驢年太日有目而盲有耳而聾也燈

婢在側呼尖頭奴記件件於詩卷之後 癸丑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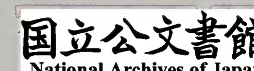
改點二程全書跋

儒之所志者孔孟之學也欲窺孔孟之學者不可不見二程全書也頃年刊本出而行於世其訓點往往不為無誤矣塾生三復請改正之乃使彼讀之則或不知人名或誤地名而如字強點不成文理者有之或可平讀者或可反讀者相互乖違而不通其義者亦有之隨聞革之正之而一遍既畢然迅讀如電則可有漏耳者且其義通而其訓鄙者不遑悉改之故

全部功成未協於心也他日加新訓於無點本則可勝於此乎但視未曾改之者則此本亦為初學之小補乎嗚呼昔伊洛道南所謂見而知者而今雖隔六百餘歲其書見存潛心於此聞而知之則非道亦東乎如改點則太虛之片雲而已 癸丑臘末

本草綱目跋

醫門書無先於本草本草詳解多多無備於李氏綱目故有志於衛生者無不讀之塾生安悅頃間周覽終篇凡在塾者窺經勤讀書嗜詩文習倭學者其常



也醫書者不列五科則非我所勸也然悅元是脉子
之子也其兼學之左右之者良有以也且塾中罹疾
者依悅之刀圭有得驗者則在諸徒亦是益友之一
乎此書經七家之手而分註細字堆堆全部之一覽
不容易自非積累之務則難終其功由是推之則五
科之課亦不可懈乎 癸丑季冬廿七日

書姪憲文卷後

作之者我姪也批之者我子也叔黨阿虎並生之彷彿乎所謂一醉乃翁勝酒美可期共得小坡之稱也

豈啻是而已哉胡家之致堂五峯可庶幾乎其品題
大槩出於經史非瑣碎之事推之則可以論聖賢可
以談古今祝祝如其文路則批語當矣自喜彥復有
子孟著有第嗚呼余生而面視之彥復亦有靈則開
笑於地下乎偶當先考忌辰之前日讀此一卷悲歡
計會 甲寅之春

萬里長江圖跋

長江萬里圖以紹興辛亥蘇文瓘跋見之則定知可
爲米元章墨痕且篆字之勢贊詞之奇可以嘉焉就

中楊維禎聲名彰聞則其餘贊者亦不可為碌碌之輩乃是希世一物也其珍玩不亦宜乎 甲寅季春

新寫萬里長江圖跋

萬里長江圖或人所藏以為一奇物故贊圖共寫之按宋史米芾傳芾知無為軍然則稱無為子者或其芾自贊其所畫乎明列朝詩集載楊維禎題錢選萬里長江圖贊與此卷內所載相同蓋楊記同贊於三圖乎由是推之則其餘贊者亦是可非庸人未遑細考然萬里之長非短幅可描以蘇跋曰得之亂紙中

見之則不為全幅者可以知焉 甲寅三月

北魏書跋

魏書紀傳志總百三十卷一覽加宋畢魏收撰史在北齊之始則魏末之事所面視而所傳聞亦不遠矣收之為人亦不公正故記事之間不為無私既蒙穢史之名且多闕卷而後人以他書補之不有無遺恨然拓跋主中原累世之久載而不遺筆力亦不拙則乃是一代之史也不可不讀焉 甲寅五月十九日

漢書點本跋

史有紀表志傳者始于馬遷然雖括古今記漢則不
備矣詳錄一代之始末而體制整齊無若班史者爾
來歷史皆步驟之志於學者無不讀之 本朝紀傳
家以是專門既久其帝紀列傳舊點傳于世然於表
志則闕如也昔先考文敏先生壯歲新加點於表志
於是傍訓全備而藏于家唯門人稍倭長以執筆之
勞得許借寫之倭長沒而其子不為裘歷年其本亦
入余手以為文庫之雙璧也侍生島周先年固請寫
點乃許借倭長本而頃間終全部之功其半途而不

廢者可以嘉焉方今新刊點本流行料知紀傳定據
舊點至表志則非無妄作之疑所謂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可不懼哉周也雖勞踰年之手然無妄作之疑
不有差謬之懼則可謂幸也周有奕世之舊有近侍
之久有運筆之勤不比他塾生故有祕本之借勿敢
妄借人而巾囊珍藏不可忽諸依彼懇請敘其來由
以為左券 甲寅五月二十四日

北齊書跋

北齊書紀傳合五十卷一覽加朱周月終全部之功

高歡善用兵開一方之基是亦非常之人也然長子
不克終三帝代繼踐阼叔姪殘害淫虐昏亂以暴易
暴四世而亡自取天譴觀此史者誰不鑒戒哉

甲寅季夏二十三日

忍岡家塾書目跋

自班志藝文至焦氏經籍記書目不為不多矣余任
忍岡錄文庫書目實是寬文戊申夏也爾來漢籍倭
書之數逐年稍增今秋晒書改作目錄以箱計之則
五百有餘以部計之則三千又加五十以冊計之則

二萬三千之外四百滿庫柱棟如移西陽之山不羨
遂初之堂自非先考餘慶之積官家末光所覃則
何以至於斯哉唯恨齡高氣衰不能讀書自笑家無
儋石之儲軸有牙籤之富縱雖不堪肯播之量猶願
可成貽厥之謀延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忍岡塾主
林叟跋

胡子知言跋

胡子知言在中華亦罕見之者況於異域哉雖每歲
華舶來於長崎亦未載之先考常欲見之遂不得焉

今偶借韓本於官醫養安院贖之一校加朱句不亦幸乎一冊之僅也不滿八十葉然不換尋常百十卷可謂牛毛中之麟角也 甲寅八月廿七日

後周書跋

周書五十卷自六月未披之加朱句至今日全部一覽訖抑宇文氏之治世太祖創業武帝成功非高齊之比也若魏武帝保壽則南北混一豈待隋氏乎然嗣子不肖而禍生外戚可以痛恨焉 甲寅九月十一日 終

鷺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百二

鷺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百二

跋十一

畫軸跋 乙卯正月

山水花鳥草木人物者丹青之可最愛玩者而古來遊此藝者各有所長也今一軸之內數品備而共出於一手縮遐邇之景鍾四時之美可謂席上之珍也此是誰人之後素乎稻葉羽州太守正喬閑暇之筆戲而授侍士松井道輔也嗚呼汲其流而事共事者不能無巧拙如太守生於武林之家得自然之妙豈

不感賞哉道輔以為洪寶而貽厥子孫不亦宜乎

書細柳營圖後

小出備前守吉之求之

細柳之為營也得地之勝亞夫之為將也得人之最
漢文之為君也誠為英主有此君而有此人
而有此地宜哉歷胡塵掃腥風熟視此軸則陣營之
備警蹕之整如臨其地如視其人可謂使班馬之筆
加彩色者乎今流傳在小出備牧家若著意於此知
所以其為真將與所以彼霸棘之為兒戲則豈唯丹
青之精妙而已哉

乙卯二月

北史跋

北史紀傳百卷括為三十冊總三千餘葉自甲寅之
冬至乙卯之春電覽加朱句了收拾魏齊周二史而
益加隋事想夫隋雖起於北然暫成混一之功延壽
猶列於北朝者蓋尊唐以繼漢晉之微意乎我先見
宋齊梁陳各書而見南史今復見魏齊周史而見北
史則彼此七代如再遇陳跡似相逢舊識而不厭簡
帙重堆之多唯恐老色日催不遂餘史之周覽而已

乙卯三月既望

書瀟湘八景圖後

良尚親王書畫詩三絕之美談聞于世既久矣嘗圖瀟湘八景書舊贊八句被加紅印賜其家司千種尚堅乙卯之夏高駕東遊尚堅奉從爲余談之以請跋語辭再三懇望不措夫惟名於一事古來以爲不容易况觀心之餘暇遊藝之戲筆共得其妙者不固難乎尚堅拜戴珍藏以爲千金不換之寶宜哉

飲中八仙圖跋

少陵歌有聲無形八仙圖有形無聲今此一帖圖成

寫歌飲中形聲備矣燕間之一適可以翫焉

畫軸跋

軸中所圖未詳爲何樣若商量言之則其數七人而或揚盃或對壺或彈琴或弄琵琶且其體放達狂簡疑是竹林隱淪之徒乎 右三篇共乙卯之作

題舊詩卷後

悵然感懷者舊詩卷也亡人栗山子文武事之暇寓意於雅詠執謁先考有年先考呼彼曰西木子其所贈答者載在文集元和壬戌子文遊歷真羽有白河

松島之詩先考賦絕句三首并序廣載之其後子文
有故謫南部終不得赦而下世嗚呼痛哉其子雖失
叟愁遺老於謫所頃間憑鳥衣之信寄舊詩卷求余
一語請爲後證乃披卷視之屈指計之則距今五十
四年手澤猶新於是不能不悵然不能不感懷嘆曰
昔見西木遊東關今遺栗山詠松島嗚呼子文既沒
矣先考亦逝矣想像雖失悵然于此猶余感懷于此
也定知白河關塞松島景境不改舊容可以瞻望可
以跋及然余迷宦路卿蟄幽處共不得自由唯感懷

於舊詩卷垂淚悵然而已 乙卯之夏

隋書跋

隋書紀志傳總八十五卷自今歲三月中旬至五月
十九日而一覽滴朱露畢典午蒙塵以來華夷並立
南北割據隋初成混一之功然纔至一主而亡蓋其
得之不以道之所致乎以暴取之以暴失之爲唐毆
民者天鑑昭昭不在茲哉 乙卯五月十九日

先考遺墨跋

右寒初絕句一首先考羅山叟於佐久間氏席所作

之稿也。今流落在或人手，雖不記名，其親筆不可疑焉。爲後證書。楮尾云爾。乙卯之歲。

岡花倭歌跋

傳聞，譬余之稚櫻添。天皇御遊之興，寧樂京之八重櫻揚。大輔倭歌之名地，以花顯。花依歌傳，不信美乎肥前國櫻岡者。銅島加賀權守伯養之有也。岡多櫻樹，名花連株。往年余應其求，題詠之。然寥寥乎於花爲遺憾也。今歲之夏，伯養招余，示岡花倭歌一帖。開見之，則明曆太上皇、奎翰煥乎其首。移蓬

官之日望。綠洞之霞，其次則貴鄉殿客濟濟歷歷。金玉連字，錦繡成章。其末則照高門主滴筆露於三井之清，開詞萃於台嶠之風。乃是海外香雲達南殿之庭。天上寶書降西隅之岡者，也。方今闔國混上都鄙，不隔地，以花顯。花以歌傳。花是太平象歌，是治世聲。要須東風之餘化所及乎。伯養著意於此，不違海潮之信。守朝宗之時，則家榮花亦榮。迎春送春，可無限也。然則緹巾十襲，以爲家傳之珍，不亦宜乎。延寶三年七月庚辰，弘文院學士林恕謹跋。

五憲法跋

聖德太子五憲法一帖新開板自書肆寄之電項一覽則五憲法可疑不可信但通蒙憲法者與日本紀所載大集同而錯亂條數次第或改文字或損益其語耳政家儒士神職釋氏四憲法者文拙不古蓋為好事者之偽作乎 乙卯之歲

趙子昂畫天閑八駿圖後序

天閑者何也天子之廐謂之閑也八駿者所謂周穆王所御曰赤驥曰盜驪曰白義曰踰輪曰山子曰渠

黃曰華騮曰綠耳者或足不踐地或行越飛禽或宵行萬里或逐日影而行或毛色炳耀或一形十影或乘雲而行或身有肉角而龍蹄之最良者也及唐之世有所傳其圖行于世楮遂良題之李元賓作序白居易作歌則趙子昂所圖亦蓋可有所據况子昂丹青絕藝得其神究其妙則飛驪之勢雖隔二千餘年如面視穆王三萬里巡遊者乎方今朝散大夫美作權守阿部君正武得子昂此圖為家藏未題其後余不識繪事然具眼者既證之則唯記其由來如此而

已嗚呼軍旅之用無大於馬故統兵謂之司馬則武
林閱閱之家珍此圖實爲的當且其子昂遺墨亦豈
尋常設色之比哉乙卯孟冬

社祭醉婦圖跋

圖者出雲國主源君綱周之所藏也一日寄余求跋
語就審畫樣則蓋是社祭醉婦圖乎唐詩所謂田翁
遭社日迎我嘗春酒又曰共向田頭樂社神日家家
扶得醉人歸宋人曰奮衣坐地無拘束日農畝懷歲
功壺漿祝神釐之類皆在圖中且其擊鼓者夢得楓

林之餘聲乎石湖田園雷鼓之遺響乎或弄笛或吹
笙而拍或兩手相抃或鼓腹笑語或手舞足蹈者行
樂之至也曾聞社祭之在於世尚矣自天子至庶人
莫不咸用其詠於詩載芟耜耜者春秋之祈報也載
於禮肆師職卜來歲之稼月令擇吉日命民春秋定
戊日祭之漢高祖禱枌榆社以來歷代無不修之其
儀甚盛也在民間則當此日四鄰總會祭社神然後
共享其胙而出郊行歌而到處有酒老者在前以喜
治聾兒孫從後鬪百草既醉詠歸志一歲之辛苦安

此日之息休也嗚呼田土肥腴者社神之德也有神德而五穀登熟也然則社不可不祭神享其祭而民心樂其醉歸者心之樂形於外之驗也民既樂則那家自治矣書曰民惟邦本方今襲封之始者意於此圖不可謂之翫物喪志唯期使雲州之民如此圖之樂則上以報舊恩下以保黎庶世祿綿綿以至雲仍也 乙卯仲冬中旬

君臣圖像跋

君臣圖像印本編行于世人人皆見之高木伊勢守

守久家所藏一卷者中華畫工所描而設色鮮明非印本之比其秘珍固宜也頃聞余求記一語於其尾嗚呼義農至周孔聖人備於此中而古今賢相武將真儒達才顯名之輩太槩載之則仰盛容於數千歲之上而盡恭敬於數千歲之下雖世隔域異誰不有感發之心哉豈不有景慕之志哉况夫就此尋其政教之化思其輔弼之良服其雄偉之功論道學之奧問絕倫之藝談聞達之譽則一覽卷舒之間亦有補益於胸臆者必矣不可與尋常花木鳥獸畫軸之悅

睥子者同視焉其珍藏可以嘉辨也

乙卯嘉平

唐書跋

歐宋新唐書紀表志傳總二百二十五卷周覽加朱
句畢想夫三代之後曆運之久無過於漢唐然漢分
東西則有不及唐乎但舉其盛而言之則貞觀開元
而已武德猶未平北狄高宗中宗惑於武韋殆失國
家睿宗祚短天寶亂後肅代德之間北風不靜京師
屢騷順宗不言早崩元和雖有興復之功不能克其
終穆宗以降日衰日壞終至於亡滅也三百年之久

治少而亂多矣治亂之本雖依君之明與昏亦是臣
之正與邪之所成也可不戒哉若以人物言之則宰
相則有房杜王魏姚宋張韓大將則有靖勣郭李西
平父子諫臣則有陸贄陽城儒臣則有孔陸韓愈詩
文則少陵太白柳劉元白濟濟惟多不亦盛乎此亦
不可不知焉 乙卯臘月除夜

五代史跋

五代史七十四卷自今春正月開卷至上巳翠日全
部周覽終朱句之功嗚呼梁唐晉漢周一興一亡變

態須臾如奕菴間似一場夢時維暮春之初花開花落朝榮暮辱有感於朱李石劉郭之存亡云爾丙辰三月

五代十國宋朝一統圖跋

三代之後一統天下之久者漢唐宋也漢之前有秦其中間有王莽其末有三國而晉并之未幾而十六國分割而為南北隋并之而至唐曆運長久其末梁唐晉漢周五代居中國而十國據方隅至宋一統先是作十六國圖今作五代十國圖聯其世系便於一覽時丙辰上巳翌日一覽五代史畢及此

書孟子諺解後

累字為句積句為章括章為篇而後卷帙重大也自孟子諺解起筆於寬文辛亥之孟冬以來每月限三日為一課之務月積而周年則三十六席經子丑寅卯之春秋至今茲丙辰孟夏下旬終七篇之抄解先以張氏直解陳氏淺說演本文之趣以章圖大全助集註之義以蔡氏蒙引林氏存疑盧氏講述或為之輔翼或為之參考其餘體義要解之說等亦往往采之至若知新日錄新奇之說與朱註矛盾甚者載之

幾希也凡朱註所援引之故事出處無不詳悉焉其
初滴露滌筆如涓涓之流滴而不乾滌而不滯既爲
江河自非漸漸而進則可成如此之功乎嗚呼六年
之漸猶鴻于干于磐于陸于木于陵于達之髣髴乎
其成冊者七篇上下并序說三十九筭其紙數則三
千七百數十也一字一句無不觸我目者片言隻語
無不出我口者在白首之務則以爲自足乎然非筆
受繕寫者之多則其終篇豈其容易乎乃知是亦
公恩餘澤之所廣覃也想夫開筵講全部唯是螢雪

窓前之說話而已不知手澤咳唾之餘潤長存之爲
愈也然唯愧其所諺解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而無
開示蘊奧也延寶四年丙辰孟夏賞殘五葉之日羅
浮山小麓鷲峰林叟書時五十九歲也

書錢舜舉畫王昭君圖後

右王昭君在胡國穹廬圖蓋元錢選倣唐周肪筆所
描云昉字景元選字舜舉共以丹青鳴於一世想夫
肪有所傳而選潤色者乎今對此圖則異域之遠千
有餘年之久亦猶在其時而看其人乎嗚呼昭君當

時被延壽誤而棄玉顏於腥風怨於畫土後來被名
手描而遺花容於畫卷顯於後素縱然備漢宮妃嬪
蒙專夜之寵唯是浮生之榮而已不如時人憐之後
人圖之而玉顏不衰花容永存也問昭君猶怨乎不
怨乎墨痕無語遙望青塚維此美色延壽雖不知千
歲之後舜舉知焉 丙辰季秋

中庸或問私考跋

學庸之行于世如車有兩輪儒者之不可離此如左
右之手自格致誠正至治國平天下之道豈外求哉

其說則章句或問備矣先考作學庸章句諺解以藏
于家以為貽厥之謀余聊繼其志先年既作大學或
問私考今又講中庸或問每席提攜其出處來歷以
為冊復以私考名為其間偶有未勘出者則闕之以
待再得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之微意也於是
副大學則片輪隻手共為兩為雙加論孟諺解則我
家之四時自行者乎學問之道家業之勤自是推而
進焉益勵而不懈則百物成萬物亨之一端乎 丙辰
孟冬

中庸章句諺解跋

中庸諺解三卷先考羅山夫子之口授而亡嗣春信
筆記也春時先考七十四歲春信纔十四歲也先考
以壽終天年春信不幸短命其口澤墨痕全存矣今
對元本不堪哀慕不堪憐惜乃別寫一部以為副本
元本者深藏為家傳之珍副本待幼孫讀書之時可
授之 丙辰孟冬下旬

日本王代跋

余昔幼時先考使門生小島家富寫本朝王代次第
以賜焉自是有欲知歷朝始末之志今倣其例使

島周寫百十四王治世年數以授嫡孫吉松夫生於
其國不可不知其事以是為汝好古之權輿以期其
倭學之廣覽云 丙辰之冬

宋史跋

宋史紀志表傳全部四百九十六卷延寶丙辰仲夏
至同年臘十四莫一覽畢滴朱之功凡三代以下紀
年之久以漢唐宋為盛其初興也功業相侔人物文
章亦不易優劣然宋朝道學之盛非漢唐所及也唯
惜北方不一統始與遼相盟中為金板迫終則滅於

胡元此其所不及漢唐也至若其季忠臣義士之多乃知道學遺化之效也讀者豈不著意哉延寶四年丙辰嘉平階莫一葉未開之日弘文院學士林叟跋

江湖長翁集跋

江湖長翁集四十卷亡姪憲藏書也其疾病時遺言以贈余知為余未未得之書故也此書宋陳造所作也造其名未大顯於後世然隱逸之徒而長於詩文見此集之序并墓銘可以知焉電覽之間淚痕不乾永懷其人不可忍也噫
丙辰十二月二十四日

六六畫贊跋

視之無色讀則有聲聽其有聲自視於無色丁巳之春

遼史跋

遼史紀志表傳凡百十六卷歷三旬而周覽加朱何畢遼起自北狄并吞隣國威伏四夷勢抗中國然華夷之尊卑不可不辨焉昔劉石慕容苻姚之奪中國猶附於晉書載記今別編史與宋史相並而倣北魏齊周之例者遼金二史之作成於元朝故自遼而金自金而元共為中國正統之意乎讀者不可不知也

延寶五年丁巳正月大盡日弘文院林學士跋

全浙兵制日本風土記跋

全浙兵制并日本風土記八卷長崎市册司牛込氏所藏也以承播於世間故深祕之唯許余一見延寶丁巳二月二十八日朝借寄焉其日已刻分附塾生十八人模寫之至翌日未刻畢一部之功凡四百四十餘葉也本書腐損次第混雜悉改定之而始末分明自非把筆者之多則豈得如此之速乎可以喜也因述其趣跋其後

十鈔詩跋

十抄詩上下兩卷唐律三百首朝鮮人所纂抄而加藤織部正直泰家藏也聞直泰乃祖遠江守光泰文祿之役列朝鮮遠征所攜歸之冊子傳以至直泰今贈余以為交際之好也可以懷於袖裏而吟於輿中直泰之意亦在茲乎 丁巳之春

資治通鑑點本跋

司馬溫公之編通鑑也倣左氏編年之體括十七史之廣而記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垂鑑戒於後世可

謂與日月爭光也然簡帙重堆盈籬柱架周覽者幾
希我文敏先生校閱全部悉加朱句授余以爲家珍
逮奉本朝通鑑編輯每有餘暇口授門人指庸附倭
訓於旁起筆於庚戌孟陬每月定五日積月累年至
丁巳季春終全部之點不亦悅乎唯恨延先考之齡
於今日不受訂正也曾聞溫公之書未成時舉世望
其奏覽及行於世而遍讀者唯王勝之張芸叟而已
然則此一舉亦是不爲容易之談乎嗚呼余修通鑑
聊追溫公之芳躅而得遂微功則余亦公之牛馬走

乎今讀其遺書猶遇公於旦暮不知傍人謂何延寶
丁巳三月二十七日後學林恕跋

金史跋

金史紀表志傳總百三十五卷周覽加朱句終全部
之功金木女真北狄之微者也以武興國滅遼而擊
宋虜二帝遂王中原也先是夷狄之強盛未有及此
者太祖太宗之武功不亦大乎世宗與南宋約和偃
武南北之士民安措手足有小堯舜之名然傳世九
世其中逢弒者三其取奪猶是骨肉之際未至失社

稷及蒙古之起百戰百敗遂至族滅嗚呼一興一廢
奈天運何 丁巳孟夏七日

書雲山石記後

雲山石者吉田機庵宗活所藏也寬永十五年吾先
考羅山叟依其懇請作之記宗活傳其嫡男松庵宗
仙宗仙以是傳其子一庵宗貞而以為家寶寬文八
年戊申二月朔宗貞宅罹火災石幸存而記為灰燼
宗貞甚惜焉以為一闕事頃間請余寫記文補其闕
且書其趣於後吾聞之感宗貞重其祖之所傳又痛

先考親筆之亡故不能拒其所未遂領焉嗚呼石也
乃祖乃父所撫弄視之猶祖對之猶父則可謂孝之
一端也家寶既傳三世家術亦三世則宗貞豈不著
心於此哉 丁巳端午

治要七條跋

此一冊無題名無作者出自故本多豐前守正貫家
傳稱正貫伯父佐渡守正信為 幼君輔佐時情惺
窩先生筆獻之也 幼君者 台德公也云今按惺
窩文祿年中東遊則正當 台德公幼少時也然此

冊中有秀吉一代而亡之語則非。台德公幼少時
也可為關原戰後大坂亂後之作也冊中說理通徹
述詞不滯雖為惺窩作不為誣乎故借源尚舍本寫
之名曰治要七條 丁巳五月

元史跋

元史紀志表傳總二百十卷自今茲夏之初至孟秋
之末周覽加朱句終全部之功元起于北胡一統中
原世人雖厭腥風漠塵然太祖太宗世祖皆英雄之
主而其將相不乏人且趙復始傳伊洛之風許衡最

尊朱子之學其餘儒雅之士歷歷忠臣孝子烈女高
尚之輩並出不為不多矣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不亦宜乎筭其代則十四筭其歲則百六
十其際有叛姦之臣其季有昏亂之主以至亡國家
者天運之極也凡有喪者必有興者古來皆然豈帝
元而已哉我家元史古板舊刻文字漫漶假道三氏
新梓鮮明者補其闕滅不滯披讀可謂幸也余初弱
冠再見三史修本朝通鑑之餘暇見二國志晉書其
後累年春少窺園夏分囊螢之光秋對屋梁之月冬

映雪後之燈朱露滴盡筆頭枯禿數千萬葉之紙卷舒以見軸末二十一史之編紬繹以至卷尾嗚呼先考之遺命聊可以報之微力之精勤亦有其效乎時維延寶五年丁巳秋七月二十三日偶當先考諱日終此大舉不亦奇乎乃記其來由貽厥孫謀是日弘文院學士林恕跋

秋田系圖跋

秋田家譜一見阿倍氏之一支也其出自與姓氏錄不違然世系不連綿可疑者多多其間安東氏為北

條義時被委任又始叛高時等之事與保曆間記合乃知累世居邊鄙錯亂其譜系失其事實与偶所傳聞牽合不正其真偽者乎非必近代妄作誣他祖為我祖者之類乎若夫文路不續不解得為何事則不達文字輩愁改倭字為漢字而至不成文理者乎凡今世稱家傳系圖者往往皆然非此一譜而已為後見者聊記其趣也 丁巳八月二十一日

千林一葉跋

桂林一枝仰則高矣然非秀才之士則不可企望也

十年竹林辛苦而成清而閑也然盡其心力徒慰其
眼不必庶幾乎歷史之高積森於千林我所抄出者
其一葉也抄出累歲葉葉積而殆至為林自晉書至
元史冊數連篇充棟就其中拔十於千百為冊二
十有五比歷史則雖為一葉是亦二千數百葉謂之
一小林不為過言乎若彼秀才則志在攀桂枝豈顧
此小林哉至若十年竹林則我其不可漫換為嗚呼
片言隻語雖不詳其始末或考事或援語者由是尋
其本源則為迷路之鄉導入堂之門戶乎 丁巳之秋

左傳序考跋

左傳序考起筆於九月十日成於十六日其間朝午
晚屢有他妨而七夜燈下之務也元是非欲速唯惜
日之餘而已杜預本傳曰預文質直今讀此序亦然
其言質直而雖不華能發經傳之趣論辨實當古人
謂元凱為左氏忠臣不亦宜乎且優而柔之之數語
程子歎賞之豈唯此經傳而已哉學者可著眼於此
延寶丁巳九月十六夜二更鐘鳴時林叟跋

通鑑綱目前編跋

南氏通鑑綱目前編二十五卷四十餘年前初傳來於本朝登時先考家藏金氏前編而未藏南氏訂正本故借諸皆河氏寫之以加朱滴早返之其中如左傳國語則欲以本書再校之不及加朱又皆河本文字破滅者亦有之以希類本而閱之其後世多類本而我家亦藏二三部頃間忽思先考所校閱有闕朱句則後來有疑惑於此本乎是以夜課之餘以類本補闕字且足朱句之所漏以得全之昔時倉卒不擇紙筆縱雖不為好本然此是我家之元本也不可

忽諸故記由來於卷尾 丁巳十一月朔

聖跡圖跋

人無不仰日月之明未悟仲尼之明與日月合非日月之明則天道不行無仲尼之明則人道不立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日月之明無私仲尼之明公共故日月之明與天地永久仲尼之明垂萬世無疆嗚呼大哉至哉然日月之明無古今無遐邇人皆見之至如聖容則二千餘歲之後不得而見之矣聖跡圖之設職此之由乃視於有色聽於無聲豈不敬

信乎先儒謂溫良恭儉讓五字想見其德容尚能使
人興起况摸七十二年仕止久速於兩卷之間哉殆
髣髴侍坐親炙者乎其中和之氣可以即之儼然之
貌可以畏之蓋夫杏壇一會未散存於日邊者乎圖
者羣船所載來而傳在備中刺史紀朝臣正俊之家
請余贅一語恭惟聖德廣大至敬無辭非末學可妄
褻然繁務之暇尊聖之舉豈其徒哉著心於此知其
事實而近取諸身言行相顧則爲施政行令之補助
乎所庶幾在茲丁巳之冬弘文學士院林恕謹跋

律呂新書諺解跋

律呂者數學之要也志於儒者不可不解也余性拙
於算數故講虞典也見孟子也校漢書也覃思漸解
之然掩卷則不得臆記是以往年一夕使門人佐慶
據蔡氏新書算律呂之數侍史安成在側筆之勒爲
一小冊雖無發明之新得於生實損益聲變等法聊
有便者乎未遑淨書偶失草本每校律呂之事惜之
不措經十餘年不敢忘焉頃聞慶也嘗借草本寫之
乃問有之則曰有之即白借之使島周寫之不日而

成不亦幸乎嗚呼其失之也不似楚人遺弓之意其
得之也可比合浦還珠之喜乎乃記其趣以為妄許
借書之戒 丁巳臘末

本朝三十六對小傳跋

延寶丁巳之冬尚舍奉御源君忠房賜官暇在肥之
島原城時維闔國混一海不揚波撫民施政之暇揭
本朝人物立類三十六每類相雙為對總七十二件
欲後素設圖也遙寄其目請作小傳余雖老懶然好
事之癖未休及臘末閑餘無世務之妨剪燈人定之

後每夜限十件口授侍史各記小槩而述所以立類
之趣七夜而成矣想夫其數為六曲屏風一雙每曲
圖二類之意乎然其成對也暗合易卦三十六宮其
全數者准擬月令七十二候不亦奇乎况夫始於至
尊而權貴也忠良也文武也孝烈也藝能也雜陳於
其中以隱士遠遊者英終焉者眼看之則豈其席間
慰眼之具而已哉 丁巳閏臘十七夕

記陳白沙筆蹟後

明陳獻章字公甫所謂白沙先生是也頃間丹陰宮

津城主永井君求得中華墨痕二幅共七言絕句也
幅末各記公甫二字蓋其白沙筆乎其一日篔翁溪
坐占溪雲云云其二曰風雨相留更晚臺云云考諸
白沙集則後詩載第六卷贈袁暉用林時嘉韻四首
之第一也前詩不考得之凡古人詩漏家集而流行
於世者或有之則是亦然乎一首載本集而兩首共
曰公甫則共為同人詩可推而知焉白沙生於宣德
戊申卒於弘治庚申退隱雖不仕以儒學顯名於朝
野其事蹟載在皇明理學錄獻徵錄今見其遺墨想

像其人君好學嗜詩則以是為席上之一珍不亦宜
乎 丁巳閏臘

畫軸跋

畠山義玄為其友人求之

四時勝狀言其最則四澤之水奇峯之雲明月之揚
嶺松之秀可以吟焉仔細言之則梅柳榮於春綠陰
茂於夏風葉飄於秋霜雪凜於冬其餘千態萬貌多
乎哉不可盡也然時移不留物換改觀今見此畫卷
則四時備而百物并焉樓閣之聳窮千里之目衡宇
之幽結三間之茅直下之流可以洗心泛乎其舟感

此浮世峯高而天咫尺谿長而橋不于雁群張陣魚
潛避網豈不察上下之理乎馬嘶在野無孫陽之顧
牛車奚自見牧豎之隨此有樵兮彼有漁各事其事
不問則無吝若遊如此之境則言唯堪圖畫不堪行
乎使武人見之則成築城之趣競風雲之勢乎使有
志者見之則山水動靜可以寓樂而花木榮枯知進
退有時乎

丁巳嘉平

書畫幅後

丁巳閏臘探八卦字為韻各作雪詩戊午孟春據說

卦所謂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
雉艮為狗兌為羊圖雪併畫八動物而寫各詩於其
上以為一奇觀

書仲順說後

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試演言之則乾之德
健也健故動而不息乾尊坤卑故坤道順也順故曰
承天也為人臣者順其君者坤承乾之謂也乾以始
物坤以成物猶君之降命臣承之行事高卑之等貴
賤之位者天下之達道古今之定理也卑以順高賤

以順貴造次顛沛不可須臾離也苟知此趣無時無處豈不盡忠乎順之義至哉以仲順為字者念茲在茲
戊午之春

易槩跋

易學廣矣大矣至妙也精微也三才之道備而萬物之理盡矣欲言之而談不容易欲說之而頤不可解欲講之而臯比可撤欲窺之而魚眼可穿不如閉口之愈也藝陽寺西信之請聽易大要余奇其志然猶未領之彼亦懇求不措時偶參考程易纂抄事語其

間往往有應彼所索者於是收拾其小槩錄為小冊若幸披胸襟之片霧則余亦為一字之師乎延寶戊午五陽朶月一奠猶殘之日恒宇林叟記

一札三奇跋臯田植

一札三奇一部三冊家藏既久臯田植而為赴丹陰之贐當燕鴈去來寄鄉書之時此亦為用字之小助乎

宋元明詩雋跋臯田植

田植筮仕丹陰馬首既西以宋元明詩雋四冊較其

鞞以送之，以為長日鞞上吟哦之便，而待紀行篇什之寄也。一篇共戊午之歲

書百首題詠後授嫡孫春宗

嫡孫春宗頃間標出百題，使塾徒等分賦之，不日而成。當數日之齡，見克家之端，其父無覓梨之責，有預玄之言，祖翁亦以含節之弄，換貽厥之謀。庶幾審言之有，少陵景慕蘇家之洵，軾過乎夕陽之愛，忘身之老門戶之高。期彼之榮。戊午季春

卦變歌圖說跋

卦變圖者朱子所作也。其言曰：彖傳或以卦變為說，乃是剛來柔來，剛上柔下，大往小來等之變微。此圖則可難解，實是易中之一義也。後人卦變歌據此圖而為之，按圖讀歌，則便於彖傳所說。往年講本義時，畫圖於上，記彖傳及本義於其下，載歌於其末，以為一小卷。今復考易之次，改為冊子，附易槩之後，待童蒙之求。時戊午孟夏十有八日也。

鷺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百三終

之采相以半並... 小亦... 其... 而... 暇... 又...

鷺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百四

跋十二

訓點千字文跋

梁周興嗣次韻千字文採拾鍾王筆痕於片紙雜碎之中而一日頓成無重出之字應詔而繡口開勵精而白髮生播敏才於歷代聞童誦於本朝乃是一時美談而為千歲不朽也方今應加越能三州主管君之求參舊點加新意以附音訓於偏傍此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端乎 戊午六月

伊川易傳點本跋

伊川易傳分明說出文王周孔之心使斯道理揭示於萬世大全與朱義合編如左右手殆伴親炙於二先生也然取其義不能無異同先考就大本加訓點於左右以識別之余往年寫家點於本義而不混程傳之解意而又欲彰程傳之旨然無特刻程傳之本故拔易傳於二程全書之中以為別本寫家點於傍不混朱義而各別並行乃知傳義不可偏廢又不可混同也嗚呼泗源資始洛閩傳派若有如易牙則

可辨其水味之異同乎 戊午孟秋

周易新見跋

累字為言累言為篇秉筆之勞亦不為少矣余纂周易新見資始於延寶丁巳秋末而窓開雪園葺花夜映螢牀對月遠如逢先儒在異域近而促諸生勵日課未至周年積而成堆六十四卦畢功二十三冊盈篋總二千三百餘葉比本書則雖千百之十一著意見之則獲麟角於牛毛之中者或有之乎罪我者定言詆古人之糟乎若有助我者而言老年之業賢已

則於腐儒也足者乎

戊午七月二十二日

周易程傳私考跋

嗚呼易道其大如天之無窮其廣如海之無涯伊川
易傳其窺天之瑤璣濟海之舟楫乎今以淺見寡聞
欲尋廣大精美之理窺之不得一斑航之不縱一葦
難矣幸以程傳行于世纔知所以為天所以為海則
非瑤璣舟楫之謂哉以是再讀程傳考家藏羣籍以
纂其事所出採儒先翼說解其義難會而偶有臆見
則附各段之末經日二百累月十加一而漸畢其藁

凡十有八卷一千七百九十葉於是程易日月小明
伊川波瀾盈剡謂之窺天之管測海之蠡乎至若瑤
璣舟楫則不可跋及焉延寶六年戊午孟秋階莫三
葉未落之日鷺峯林叟跋

題天風卷後

天在上風在下者非姤卦之象乎姤者遇也風行天
之下不豫期而卒然與物相遇姤之為卦也一陰生
於五陽之下蓋夫不期而遇之謂乎戊午八月七日
之夕楓園主人偶過忍岡北塾游焉息焉雅興不盡

不覺夕陽之沉相遞唱和及夜之闌積至四十四首
其中律詩過半豈不歎賞哉况無約而來不期而會
其詩速成自當乾至姬之數可謂一夜奇遇乎乃名
曰天風卷書其趣於卷尾 戊午八月八日

大學衍義跋

閱逢攝提格之年見大學衍義至第七卷而閣焉爾
來讀他書之間常介於心頃間考周易程傳畢又纂
繫辭餘義而諸生更寫之間粗有餘暇乃起前志自
第八卷加朱涑旬之間至四十三卷終篇得快於心

也嗚呼大學經文僅二百五字衍其義則古之聖王
賢臣治教之學歷代英主良佐及昏君姦相之跡禍
福倚伏之効如明鏡移妍媸似著龜決吉凶然則在
上之人格致誠正脩齊之要不可無此書也縱雖不
在位者亦不可不讀焉真學士既有補益於其時而
激起後學之功大哉其繼文公正學之統垂太儒拔
萃之名誰不仰瞻乎延寶著雍敦泮無射第五堂鵝
峯林學士恕跋

書桃花源圖後

桃花源在_二人間之外_一則難入之境也王右丞爲詩家
之宗則難得之才也謂之_二難乎嘉靖壬子之春衡
山文徵明圖桃源寫右丞詩乃是一軸之中備_二三妙
也徵明兼達書畫分之則非四絕乎且卷首有王穀
祥別有洞天四大字穀祥亦以墨痕聞于世則加之
可謂五美也置諸牀間以怡賓客亦不_レ清翫乎

戊午之冬

周易程說餘考跋

周易程說餘考成或詰曰是繫辭上下篇諸儒之說

備矣何不言繫辭諸說考而唯斥程說哉應之曰上
下經之傳無精於伊川然惜不解繫辭故大全於遺
書外書之中拾取論易之語弁於每章朱義之首蓋
永樂勅撰尊信程子之所致也太賢解經片言隻字
猶不可忽諸况每章或數十字或百餘字或數百字
之多雖不爲全書固是太傳之鱗角也豈與諸說之
牛毛可同視哉曾聞古人築書閣藏羣籍名曰尊經
閣作之記者謂諸子百家皆在不言之者尊經也今
我繫辭考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諸儒解皆纂抄之然

題曰程說餘考若無他尊伊川也既考上下經程傳以爲一部書別纂私考翼抄先儒之說又撮近儒之解號新見不肯混程傳尊程之志既顯也今考繫辭載程說於先後諸說之上是亦尊程之餘也猶以尊經名閣之義也但如繫辭本義則往年別考存矣併今所考而竊比於韋家之纂者乎

戊午孟冬晦

管家後集跋

管家文章行於世既久矣然西謫以後之作者聞其在後集而偶載藤公任朗詠世繼翁之草子及倭字

小說緣起等亦纔一聯二韻三韻未見其全篇余先考亦以是爲一闕事頃間有得貴介公子如河間浦一二獻之人之許借而始管見後集則聞于世未備者悉得其全且謫居之形勢恰似親炙而侍其側觀其牆千歲之下想像用舍行藏与时借也夫古人遺書逸篇得之而喜之者人情之常也况於見儒宗神作之至稀乎可謂幸之幸也雖爲小冊可以抵萬金也跋語數行未知誰爲之然與紀相公所嘗記符合則此集不爲僞作之一證也舊跋曰藻思絕妙天下無

雙雖居卿相之位不拋風月之遊奇哉言也余今見之嘆曰嗚呼神也達而不廢世業窮而不志比與所謂蟬冕三公府深衣獨樂園能知時之大丈夫乎延寶六歲戊午仲冬六日弘文學士林叟書於新寫本之後

說卦考跋

右說卦十一章初說伏羲文王所以作易其次說先天後天卦位有異同其理一而不一也乾健也章論八卦之德乾為馬章取諸物論八卦之象乾為首章

取諸身論八卦之象乾天也章論六子生於乾坤最末一章八段廣衍八卦每卦有各家凡百十二章不為不多然推類引長則天地人物無不備焉所謂類萬物之情嗚呼大哉至哉妙之妙也

戊午仲冬二十三日

易翼餘考跋

易翼餘考成或問曰卿往年作本義私考附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於其末今又及此為贅且會同諸說則其中有垂程傳朱義者擇焉不精而無益於初學有惑於童蒙不知謂何余荅曰程傳不釋五翼朱

亦簡而不詳太全諸說雖解朱義之旨其間往往非無異同余無折衷之才今載孔疏李解於每段之首參張蘇於其中纂蒙引以下明儒於其次聊考程朱之所餘而已若言程不釋朱不詳而束閣之則聖翼不會得而罷乎不如博覽諸說通其文義之愈也豈無益於初學哉不解童蒙之惑哉又問曰朱子或曰不可曉或曰未詳者後儒豈可說得哉博聞不如守約然則卿所雜抄惟是反古堆堆匪營勞已而已徒勞侍史之手可以弔剡藤也答曰積水之所聚為河

為海有河海然後有清濁之分余所纂記乃是決萬水而為河海之志也試於後哲之人見焉其中自辨清濁者必矣汝不知乎伊川聞成都隱者之言釋本濟男之窮一句朱子雖不与子靜合然取君子小人喻義利之辨所謂不以人廢言之意也况諸儒後於程朱者說夫易安知不有如成都隱者哉何必一言一句之辨可不有勝子靜哉問者唯唯而退余援止之曰凡於經傳程朱有解義而後儒別立異說則勿妄取之程朱有未解處後儒幸有成說則擇其善者

補其闕則非未益之謂乎余於易考以是為素志也
嗚呼余學易者畢竟為已也非為人則是非同異非
所爭也余唯以此反古堆堆傳子孫而足矣易曰嗚
鶴在隄其子和之是余之願也
戊午季冬朔

儀禮經傳集解跋

朱文公儀禮經傳集解集傳集註凡三十七卷未脫
藁故雖聞其名未見其書二十年前或人偶得朝鮮
本附書肆剗刷之以行於世余亦未一部登時欲一
覽之加朱首卷有事故而罷爾來多務連續有終編

之志而不果今年考易使諸生纂抄其運筆之間余
非無餘閒於是或繙於朝或誦於晝或繹於暮以無
不惜餘寸分之隄積則為尺為丈遂有成功之效不
亦悅乎顧為其書則聖經賢傳集解之詳先儒之註
疏用捨的當且集傳之博可以補本經之所未載集
註之擇可以翼先哲之所未察一逼之間非無益於
學者也唯惜以未脫藁故全經之中猶有所遺闕也
戊午臘月六日

西銘私考跋

西銘者二程嘆賞之其高弟宗信之朱子作註解發
揮之諸儒論評備矣性理大全低字小註甚詳則其
理義無餘蘊然不言文字之所出朝鮮李氏著意於
此粗援引之猶有漏脫今開講筵之次聊補益之以
爲童蒙之便延寶己未馬日鵝峯林叟跋

中殿御會倭歌考證跋

順德帝建保六年八月十三日池月久明倭歌御製
之外三十一人藤原信實候席未摸之信實者以丹
青顯一世者也受藤原道家公之旨直圖公卿雲客

像故其年齡面體無毫釐之差倭歌皆道家親筆也
九條殿累世傳以爲家寶不妄示人先年安藝拾遺
源綱晟以爲九條家姻族故懇望遣狩野縫殿永納
就彼家寫之正本呈綱晟副本自藏焉永納與余有
世交之好故摸其副本贈之於是別寫其倭歌芳公
卿補任諸家系圖作者部類記其時年齡及所生与
家號於其末如右 己未二月二十九日

吉野拾遺跋

吉野拾遺上下爲希世之書故有未聞之事且倭語

優美連續易解其所載與玄惠記合而藤房晦跡而遺墨痕想像避世之高正行禁暴而辭婚見得守忠之堅熊王復讎之志正儀施惠之厚輕重取捨可有論辨其餘條件有語怪者有解頤者然下筆之間無不懷舊而欲恢復之意自見矣作者匿姓名則不知誰某蓋其力不足而終身於山林者乎嗚呼翁也一帖之詞開吉野之花千歲之聲聽清風之松則南朝雖舊猶存餘話者乎 己未之夏

牧民忠告諺解跋

夫守州郡者分君上之憂而養闔境之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州郡之政可推及天下元張氏作牧民忠告蓋其寓意於此乎就想人君擇守令則郡縣治而國家平守令施仁政則群黎懷而藩屏堅牧民之教豈其容易嗚呼脩己以安百姓者君子之德也不脩己則何以安百姓哉乃知脩身而后讀此書則有便於牧民而可睹治國之効也方今應麾下執事備中牧紀君之求以國諺而解牧民之書演忠告之詞所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之影響乎 己未之夏

一水記畧跋

右鷲尾藤隆康卿日記也自永正十四年至大永二年其本書或稱八座閑叟孝安或稱八座閑士高保或稱山木鷹安或稱黃門郎孝安共因倭訓託其名二水者依記永正大永之事而分永字畫為名者乎一電覽之間聊抄出其要也
己未仲夏

後太平記跋

後太平記全部四十二卷雖倣玄惠記其詞甚鄙拙然其事非無有據者雖有據者其始末實少偽多熟

倭事者觸目之間用捨可自辨為疎倭事者全信則不解惑也全捨則為執拗乎頃間病後一電矚之間書數字於每段鼈頭使讀者著意而有據者質諸本書無據者辨破真偽則是亦賢於已乎或誤卿為朝臣誤朝臣為卿或誤薨逝卒之書式或引倭漢故事而時代相違牽合附會者盜掠倭語之舊妄加修飾而玉石混雜畫蛇添足之類不遑枚舉若夫齊語之野杜撰之誤千百之內亦得片言隻字之實則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亦非醫氏藏畜之謂乎故不投反古

堆而已

己未七月九日

老子口義整頭本跋

老子口義先考羅山叟涉獵之間有所援引則加書
整頭故加賀羽林菅君篤好文學曾寫之藏之方今
依嗣君虎賁中郎將之末參考於家本記數字於其
後以證焉 己未仲秋

金玉掌中抄跋

金玉掌中抄者中原章任所解釋律文也然以希世
之書故余亦未見之頃間加賀中將君許借一本其

為書編陳而字正蓋是章任親筆乎余聞中原有兩
流其一者世傳明經學所謂與清原家並稱者也其
一者明法道之家也所謂与坂上氏齊名者也傳稱
建長三年六月中原章職任左衛門少尉其子曰章
繼乃是章任父也凡任明法博士者預聽訟斷罪之
事故稱法儒既有法儒之稱則不可不通律文且章
任以明法為侍讀則定知能精律書也明法家之官
次或任廷尉佐勘解由次官或補太判事而兼院下
北面及執柄家侍所者其常例也然章任聽院上北

面遂得昇修理權大夫此亦揚家道之名者乎然則
講習律文者讀此抄則汲淡海公之餘波追惟允亮
之遺風者豈無小補哉余亦非無人東觀之思不亦
幸乎 已未之穰

古今人物論跋

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全部加朱句畢惟明鄭賢所
輯生於後而論前人之可否蓋其孟子所謂尚論古
之人之意乎余既一覽歷史今又見此書則歷史為
案以是為斷乎其所斷為正當乎為未當乎然其所

舉之人皆古則其斷亦古言也古則其論斷亦不可
為不當也若夫論一人各各矛盾者折衷而可也

已未八月二十九日

書長春院額後

延寶四年丙辰九月 勅許法眼武田杏仙敘法印
位且賜長春院號取諸左太冲魏都賦所謂東啓長
春也長春者洛陽宮門名於今 帝都最有好緣聞
花木長如春謂之長春則期祝可開壽域以傳世業
也 已未之秋

歷代要略跋

聞昔紀傳道先儒以國諺演貞觀政要桃華藤相國
作四書童子訓亦倣其例我先人羅山叟倭字歷代
要略二卷乃是唇邊諳誦使侍史執筆而入婦兒之
耳可易解得焉故加賀少將菅君傳寫之存於其
遺篋之中今般律胤中將君寄示之求一言之證周
覽之間語而雖不詳始末少槩備矣然尋常屬耳則
如東風之射著心讀破則為後車之戒者必矣可謂
巨海之涓滴太蟲之一斑乎自是擴之則豈唯蠡測

管窺而已哉天桂之枝掛於寸眸蚌胎之珠拾於隻
手也 已未九月中旬

異端辨正跋

詹氏異端辨正三卷以先考加朱句寫本與朝鮮本
參校一見了排邪說反之正之功可謂多多益辨也
實是寸鐵之利又雖當百萬之銳猶何懼之有延寶
已未九月二十九日跋

異端辨正舊本跋

先考少時借或人異端辨正而敏速寫之點朱句厥

後每見之悔其紙之薄也余屢聞斯語故往年為之
裝背以為家珍乃是此本也今般寫朱句於韓板善
本因思往言重手澤之存而記其趣於卷尾使子孫
知不可賤舊而雖金玉軸本不可換焉

己未九月
二十九日

學部通辨跋

先考一生尊朱排陸得學部通辨卷舒不措惺窩先
生手簡有言曰清闡堂為足下豫著此一編乎足下
之痒處不可竢麻姑之仙爪是也此本即先考所加
朱點就中續編一冊親筆過半往年一覽今又再讀

感懷殊切一家至寶十襲密藏傳子孫以為貽厥之
證延寶己未孟冬十一日鶴峰叟跋

鶴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百四 終

鶴山文集

卷首四

十六

白田書
印

文政東廬

